

四才女传奇

费勇 著



张爱玲
传奇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6

四才女传奇



费勇 著

张爱玲

传奇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039213

出版策划：董 真
责任编辑：真理子
封面设计：方楚涓
责任技编：黎碧霞

张爱玲传奇

费勇 著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

厂址：广州市应元路兴平里3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240,000字

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5,200册

ISBN 7-218-02279-0/1·284

定价：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张爱玲的影响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。她的生平本身到底潜隐着怎样的魅力，以及她的作品到底写出了怎样的情愫，才如此扣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中国人的心？

张爱玲身上辉映着三个朝代的影子。她的家族背景使她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产生奇妙的联系，而她自己的身世，却与民国年代的战乱，社会主义时代部分知识分子自我放逐密不可分。至于她的作品，无论题材怎样变化，生活怎样变化，主题永远是“荒凉”，一种深入骨髓的乱世的“荒凉”。

当然，还有她那种女性化的世俗取向，那种对于政治的漠然，都可能深深打动了饱受政治动乱之苦的中国人。张爱玲让中国人重新发现了日常生活的诗意色彩——人必须在日常的生活里，才能抓住一点永恒。

张爱玲并不是一个能够担当“伟大”两字的作家，关于她的人及她的文，也有许多争论。在这本

书中，我希望自己采取的只是人性的立场和学术的态度，尽可能将张爱玲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中，立体地呈现她的生平与她的创作所包含的意义。

对于张爱玲生平的记载也罢，对她作品的评价也罢，这本书的目标，并不想只停留在描述的层面，而是想作出某种诠释。也许会有不少偏颇，却全然是发自心底的感悟。

ZM80/03

目 录

神秘与平凡

落寞	(5)
不安	(19)
放恣	(35)
低徊	(51)
飘零	(67)
恒常	(85)

细腻与深邃

荒凉	(93)
写真	(109)
质感	(125)

心的深渊

- 隽永的精致的经典中篇 (143)
- 一级一级走进无光的所在 (157)
- 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(173)

情与色

- 低迷的天空 (185)
- 热烈的情妇 (199)
- 圣洁的妻子 (209)

乱世情缘

- 一对自私的男女 (219)
- 一对平凡的夫妻 (229)

时代与人

- 革命 (239)
- 土地 (249)
- 个人 (257)

附 录

- 苏青张爱玲对谈录 (267)
- 影响的焦虑 王德威 (285)
- 张爱玲早期作品长论 (节选) 唐文标 (295)
- 张爱玲文学年表 孙立川 (345)
- 后记 (350)

神秘与平凡

落 寞

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过去，
我没有份了，……

张爱玲《私语》

诺，这只手应该采莲，在吴宫
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桨，在木兰舟中

这是余光中的诗句，洋溢着假定的古典绮思。假如没有战争，没有革命，没有堕落与贪婪，假如一切都如期而至，那么，人事的风景将是怎样一种华美与喜悦。然而，历史的列车常常会有意外的出轨，那些乘客的命运随之面目全非。

张爱玲的家族辉映着一个王朝的背影。她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，她祖父则是张佩纶。祖父母的轶事，在小说《孽海花》中被敷衍成一段才子佳人式传奇。她母亲是一个军门之女，祖上也是高官出身。

……在他的血管中，或许会流着这个人的血。

呵，如果……如果该是什么样的果子呢？

《茉莉香片》

而张爱玲确切地流着贵族的血液，流着那位曾经在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李鸿章——中堂大人的血液，还有那位晚清名臣张佩纶御史的血。只不过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千秋万岁的套话过于脆弱，一个有着几百年基业的王朝十几年间便颓然倾倒。

革命埋葬了一个旧时代，也渐渐地埋葬了依附于旧时代的那种华贵。一位本该珍藏于高楼深院中的千金小姐，不得不夹杂在民国混乱的人群中，在街头四处张望，为了一方安稳的现世生活而奔波不已。

当1920年张爱玲降生时，她的家族已经完全被摒弃于主流社会之外，“遗老”、“遗少”的称谓显现了他们是旧时代的残余物。他们生活在“从前”，生活在从前“相府老太太”的时代，而眼前是不断变换着的场景，与不断变换着的面影。一些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事物，不熟悉的情调，占据了这个世界。

还好，他们的祖上为他们留下了巨大的资产，租界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“国中之国”，于是，他们在阴沉的小世界里，一天天地挥霍着祖先的光荣，一天天地虚耗着自己的生命。而且，永远不明白为什么会失去了自己的世界。

进去千门万户，穿过一个个院落与院子里阴暗的房间，都住着投靠他们的亲族。虽然是传统的房屋的格式，简陋得全无中国建筑的特点。

房间里女眷站起来向我们微笑着招呼，小户人家被外人穿堂入户的窘笑。大侄侄们一个都不见。带路的仆人终于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光线较好的小房间。一个高大的老人永远在藤躺椅上，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。

我叫声“二大爷。”

“认了多少字啦。”他总是问。再没第二句话。然后就是“背个诗我听。”“再背个。”

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，有些字不认识，就只背诵字音。他每次听到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就流泪了。

《对照记》

仍然有仆人，仍然有着尊贵长幼的秩序，甚至仍然有着豪华的汽车洋房，但是，那气氛是落寞的，是一天天地朝着毁坏的方向的。

张爱玲成长的年代，恰恰是晚清最后一代贵族彻底衰败的年代，她亲身感受到了她父母的两大家族的没落与瓦解。仿佛上苍刻意要留下点见证似的，在没落者的人群中，让张爱玲这样的人物浮现到前台，将一幕幕死寂而悲哀的故事刻在时间的碑石上。

鲁迅曾说：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张爱玲是从富贵人家而坠入困顿的，所感受的心理震撼似乎并不亚于鲁迅。因而，在洞见“世人的真面目”，以及人世的真相所表现出来的深刻、严峻这一方面，张爱玲确可与鲁迅相比。

张爱玲的父亲继承了不少遗产。1935年左右，他在上海拥有八幢洋房，还有一些古董，即使他不去工作赚钱，也足够他维持一辈子的日常生活。但在短短的十年间，这些财产全部化为乌有。最后在1953年，他在一间不足14平方米的房间——比他从前的佣人住处还要小的房子里黯然死去。

据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回忆，40年代后期，他因公从扬州到上海出差，住在父亲家里，随身带了大笔差旅费。他父亲说要替他暂时保管，以免遗失。当他向父亲要这笔钱时，他父亲竟说：“已经花掉了呀！”叫他自己想办法。那种败家子的脾性，可见一斑。

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，背诵如流，滔滔不绝，一气到底，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。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，又开始背另一篇。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，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。我听着觉得心酸，因为毫无用处。

《对照记》

至于张爱玲的母亲，则是新旧交替轮换中另一种悲哀的传奇。这位曾裹过小脚的军门小姐，生下两个孩子后，因为憎恶丈夫的堕落，愤而远游欧洲，学习美术。正式离婚后，又在新加坡一带谋生，还有过一个美国男友。但在战争中，后者死于非命，使一段中国小姐与异族商人的佳话灰飞烟灭。

不知是因为绝望，还是因为厌倦，她始终不愿意生活在国内，她对儿子淡漠地说道：“上海的环境太肮脏，我住不惯，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，不打算回来定居了。”她曾经到过印度，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，50年代在英国做过工厂女王，1957年去世。

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，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。

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。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，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，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，几次回来了又走了。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。

《对照记》

贫穷并不可怕，衰败也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“人之常情”的缺失。实际上，与平常人家相比，张爱玲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代的家庭仍是富足的。假定她的父亲与母亲没有婚姻的裂缝，各各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责任，那么，张爱玲的成长必定圆满。

张爱玲一定很早就对父母亲，尤其是父亲的冷漠，有着切肤的体验。从她后来若隐若现、闪闪烁烁的文字中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她的隐痛。但对于自己亲生父母的自私，又能够说些什么呢？

这种冷漠的气氛，大约也促使张爱玲过早地洞悉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：人人都忙于自己的生存，无法为别人作一点点的牺牲。她父亲宁愿自己抽鸦片、娶姨太太、买洋车，却不愿为她和她弟弟的教育多花一分钱。

1937年夏天，张爱玲中学毕业，希望去英国留学。她父亲那时手头相当阔绰，却一口拒绝了她的要求。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享受毫不留情地摧毁了女儿的梦想。

更深的阴影来自父亲淫逸的生活。

张爱玲两岁那年，父母脱离大家庭从上海到天津自立门户。那时她家有汽车，有司机，有好几个佣人，有一所半旧的花园洋房。

院子里有个秋千架，一个高大的丫头，额上有个疤，因而被我唤做“疤丫丫”的，某次荡秋千荡